

文心雕虎 全編

1999

—
2016

刘绪源 / 著

一位
“儿童文学提灯人”的
执着守望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文心雕虎 全編

1999
—
2016

刘绪源 / 著

一位

“儿童文学提灯人”的
执着守望



文心雕虎全编
Wenxindiaohu Quanbian

出品人：柳 漾
编辑总监：周 英
项目主管：冒海燕
责任编辑：徐 婷
助理编辑：韦 莹 赵陈碑
责任美编：潘丽芬
责任技编：李春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心雕虎全编 / 刘绪源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3
(魔法象·阅读学园)
ISBN 978-7-5598-0213-2

I. ①文… II. ①刘… III. ①儿童文学－文学研究－中国－当代－文集 IV. ①I207.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15013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 9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印刷

(湖南省长沙县黄花镇黄垅村黄花工业园 3 号 邮政编码：410137)
开本：720 mm × 1010 mm 1/16

印张：22.5 字数：240 千字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5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一首有关灯火的诗

一

为刘绪源的《文心雕虎》专栏出一本书，一直是我的心愿。现在，这个专栏在《中国儿童文学》杂志上已经做到第五年，文章也累计有20篇了。可以说，它是和《中国儿童文学》一起成长的。

记得1999年深秋的一天，我和秦文君、张洁、吴怡为《中国儿童文学》创刊的事来到刘绪源香花桥畔的新居，征求他的意见。当时刘绪源对刊物的风格、栏目及至封面设计，提出了很多具体建议。秦文君作为《中国儿童文学》的主编，请刘绪源为我们写一个专栏，他想了想，慨然应允了。

很快，他拟出了专栏的名字——《文心雕虎》，这当然是从刘勰的古典文论《文心雕龙》转借来的。第一篇文章《我苦呵，我一直单干……》就刊登在《中国儿童文学》的创刊号，也就是2000年第1期上。从此，这个栏目一期不落，越来越引起读者的注意，渐渐成了刊物的特色和亮点。我作为《中国儿童文学》的理论编辑，时常要和刘绪源联系，我们的合作是非常愉快的。因为他对自己的稿子特别精心，认真而负责，每句话每段文字都经过仔细考量和推敲，于是我这边的工作就轻松舒服多了。

而我自己，一直对儿童文学理论抱有兴趣，平时做一些研究，也爱读理论书，并一直在关注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走向。但刘绪源的文章每每拿来，都会有一种意想不到的收获和发现，特别是当我对某一文学现象迷惑不解，仿佛一头雾水找不到冲

出去的路径之时，读刘绪源的文字就常有茅塞顿开之感，让我不得不佩服他洞察的深入、分析的明晰和解决问题的彻底。

刘绪源向以文笔犀利、意见中肯见长，常发人所不敢发之感慨。在《我苦呵，我一直单干……》里，他就提出儿童文学的三戒：一戒“官气”，二戒“江湖气”，三戒“小家子气”。他说：“我以为，近几年，‘官气’仍没有戒掉，而‘江湖气’与‘小家子气’也日益抬头，已严重影响了儿童文学创作的产量和质量了。我甚望儿童文学界的朋友（自然最应包括我自己在内）读完此文，能‘对号入座’，深自检讨，有则改之，无则作罢，或许对澄净儿童文学界的创作空气，能有所裨益。”这些文字无疑是尖锐的，而且直指每一位可能沾染上“官气”、“江湖气”和“小家子气”的作家、理论家和评论家。

这不由使我想起，当年，在周晓（后来是秦文君）主持的《儿童文学选刊》和朱效文主持的《儿童文学研究》上，曾经有过很好的批评风气（《儿童文学选刊》注重严谨的“年评”和对话式、印象式的活泼的批评；《儿童文学研究》则发表了大量“争鸣”文字和严肃的理论探讨）。朱效文曾在一篇文章里提到过“与表扬相对应的狭义的批评”的意义：“这是文学发展不可缺少的动力，也是文学评论和理论研究的活力之源。”同时还指出，这种批评应是“学术性的以理服人的”。我以为，这是很精当的话语。这两点，现在都体现在刘绪源的批评文字里了。可惜的是，现在儿童文学的理论园地明显缩小，认真的批评也变得少而又少，于是，像刘绪源这样有着鲜明批评特质的文章就更显得弥足珍贵了。

二

毋庸置疑，《文心雕虎》中有不少文字都是有感而发、始于批评的。譬如他对韩寒的批评就很直截了当。针对现在大多数年轻作者出书太快太容易以致“习作期”太短或根本没有“习作期”的现象，他也深感担忧：“这就像婴儿出世不足月一般。与此相应的，是习作的影子将始终伴随，难以消除，这又近似于胎里带出的病，有时就颇

不易治愈了。”而在《“纯文学”与“娜拉”》中他感慨于“纯文学”的边缘地位，又不满于人们为了让纯文学重新引起大众注意而趋于媚俗的倾向，他设问：“我们的‘纯文学’，是否也会像娜拉那样呢？……在‘出走’以后，一部分‘堕落’了，成了无人问津又并无实际价值的东西；另一部分‘回来’了，重新成为政治的附庸或迎合大众口味的东西。”

每读到这样直抒胸臆的文字，我总感到格外痛快，但是痛快之余却常常忽略了那批评后面的更深入的理论探险。其实，对刘绪源来说，批评只是个引子，后面的才更重要，更具有建设意义。所谓“破中有立”，关键的不只是“破”，还应是如何“立”，这“立”的过程就显示出了他的学术追求。

在刘绪源的世界里，我想有两个理论原点至关重要，它们就像一对巨大的翅膀，带着他遨游广袤的文学天地，无往而不利。

这就是“真”和“美”。

真，也就是“真实”和“真诚”。对作品来说，要“真实”；对作者来说，就要“真诚”。

由“真实”延伸开去，他提出了儿童文学也应是“不掩饰”的文学，他反对只给儿童以“美好”的假象，更反对所谓“净化”的倾向，他还引入了别林斯基关于“分裂时期”的概念，认为儿童文学有责任让孩子更顺利地度过“分裂时期”，成长为真正的人。他的这些观点，在《儿童文学与“分裂时期”》《哈利·波特与汉姆莱脱》等文章中都有透彻的论述。

由“真诚”延伸开去，他反对“蹲下来和孩子说话”，他认为为孩子写作也应该全力以赴，应通过写作把自己灵魂的一部分奉献出去，这样的创作才会有“真生命”。其实刘绪源的随笔和评论，本身也都是创作。尤其是对那些前途远大的年轻人的作品的评论，譬如对玉清、彭学军、曾小春、殷健灵、张弘、张洁、王蔚、谢倩霓、萧萍、郁雨君等人的作品的评论，无论是褒是贬，他都充满真情，有点像导师，但更像兄长，

他仔细分析他们的作品，对成功之处毫不吝啬“溢美”之词，对写作的败笔也毫不客气地严厉批评。我想他是抱着一种特别真诚的态度来写这些文字的。通过写作，他真的把自己的灵魂献出来了，文章里有着他对人生和文学的独到体验，这就使他的文章充满了生命的魅力。如此看来，这种“真”，对于作家和评论家，其实同样重要。

另一侧的翅膀——美，其理论含义也许更为深广。刘绪源早期的理论探讨，差不多都围绕着这一个“美”字。为冲破长期禁锢儿童文学界的“教育工具论”，他写出了《对一种传统的儿童文学观的批评》（此文拖了一两年才得以发表）。他在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儿童文学的本质不是教育，而只能是审美；“文学的审美作用与教育作用、认识作用，其实并不处在同一个平面上，三者并不是并列的”。他强调了审美（文学性）的本体作用，突出了审美（文学性）的整合性与统摄力。这就把长期争论不休的理论难题理清楚了。所以，朱自强、方卫平、汤锐等年轻理论家在他们后来的专著中，都对刘绪源的观点做出了很高的评价。如朱自强《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一书中就说：“刘绪源的思考代表了在儿童文学的审美与教育的关系问题上和向文学回归的方向上，新时期儿童文学所达到的最高点。”但刘绪源并非提出这一理论观点就完事，他付出极大心血完成的理论专著《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也可说是从学术高度对这一命题的进一步深化。

按刘绪源的看法，新时期儿童文学的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两大难题：其一即回归“文学性”，其二则是回归“儿童性”。但就在随后的关于儿童性的讨论中，刘绪源以其独特的理论眼光，又提出了一度引起很大争议的“双重标准”论。他的意思是，不能因为强调儿童性，就把文学降低为迎合孩子、哄孩子的东西，而应让儿童读者和成人读者都能为我们的作品叫好。他提出了一种极而言之的说法：“儿童文学同时也是‘成人文学’。”“一部真正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它在成人文学中也应是上乘之作——事实上被划入儿童文学范围的世界名著，差不多都是这样的作品。”所以他提出，必须以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双重标准”，来衡量我们的作品。这可说是一个极高的

标准。但中国的儿童文学要走向世界（同时也是走向儿童），除了以这样的高标准，难道还能有什么其他的标准吗？

刘绪源的理论新见还有很多，比如他对动物小说的独到见解，对“没意思”的作品的高度评价，对幽默的解释，又比如对文学与“不满”的关系的论证……但我以为，他对于儿童文学的主要理论贡献，还是在于上述的“审美本质”与“双重标准”这两点上。

三

最后还想提一下的是，刘绪源那别具一格的文风。他多年浸淫于随笔的写作，其理性与感性相糅的笔法常能使他的文字婀娜多姿，娓娓道来，将深奥的哲理讲述得明明白白，这是他的作品充满魅力的又一原因。

本书中的“上编”收入了他2000年之前的文章，“下编”则几乎全是近年的专栏文字。他的理论观点是一以贯之的，但相比之下，其文字之美却在发展——正在走向炉火纯青。对一个作家来说，这也是很难得的。

因为一直在做《中国儿童文学》杂志的编辑工作，有友人送了一句话称我为“儿童文学提灯人”，初听这句话不免惴惴，惭愧多多。但后来想想，有关灯火的隐喻，也有它传神的地方。当道路显得特别昏暗、泥泞，或行路者感到特别孤寂无依时，一盏灯火确有无可替代的价值；然而，一旦天色大亮，道路畅通，灯火也就退隐，很少有人再记起它了。编辑和批评家的命运，大约都是如此。和刘绪源一样，我们生命的相当一部分已献给了儿童文学事业，到将来，当生命行将远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的这一部分生命，早已化作了一首有关灯火的诗……

我想，刘绪源一定也会觉得，这是一首很美的诗吧。

唐兵

2004年3月23日

什么是儿童文学研究 最重要的工作

一年多前，在一次谈文艺批评的会上，我曾听北京某名校一位名教授说：“评论家的工作就是揭露作品中的问题，作家和出版社要把书卖出去，就把作品说得怎么怎么好，评论家就要说话，要让读者看到真相。”我在下面悄悄说：“这哪是评论家啊？这不是‘城管’吗？”

其实，评论者、研究者不能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他们的主要工作也不是揭露和阻挠，而是推进——并不是自己推进，主要是作家们在推进，评论家应是作家们前进时的助力（不是阻力）。

文学是艺术，是审美，是创造。推进文学的发展，主要是靠创造者来完成的，那是审美经验、审美方式、审美境界的突破。这种突破只能以新的作品来完成，不可能以理性的研究和分析来取代。研究者自以为高人一等，像钱锺书先生说的那样忙于“教训作者，开导读者”，那只是不自量力而已。

但评论和研究又是很重要的。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李约瑟难题”并不是什么难题，结论其实是清清楚楚的。不是因为中国缺乏经验、实践、审美、发现和创造，而是因为中国没有科学的归纳法和演绎法，中国的那么多偏于感性经验的创造和发现，缺少科学理性的论证，没有理性为它们“立法”，这样，创造和发现来了又去，产生了又流失了，没有通过大量的自觉的实验和总结，上升为科学。这就证

明了理性的重要。在文学上，理论和批评同样是不可少的。

所以，儿童文学研究的最重要的工作，不是写文学概论，不是搞史料收集，不是概念上的没完没了的论争，更不是解释政策……这一切可能都重要；前面提到的揭露“假冒伪劣”，批评低质量的作品，这也重要；但它们都不是“最重要”的工作。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是让文学活起来，发展起来，让儿童文学有蓬勃的生命力。只有这样，理论、史料、教学、论争……这一切才会被“激活”，理论才不会成为死的理论，材料也不至于成为死的材料，学科也才有存在和发展的前提。

所以，在儿童文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就是关注当下的创作，寻找创作前进的动因，发现创作中不断出现的“新质”。

在2016年4月28日的《光明日报》上，有一版关于老作家宗璞的报道。在社科院外文所，宗璞说：“研究外国文学也要时时关心中国文学，尤其是现在的创作。”当年外文所的所长冯至同意这一观点，还说：“这是一个自然的事实。”既然连外国文学研究都要关注当下新作，儿童文学研究又怎能不对当前蓬蓬勃勃的创作投以最热切的目光呢？

关注当下的创作也有助于理论本身的发展。离开了创作界的理论就是无源之水，封闭的逻辑推论是推不出“新质”来的，所以理论的发展光靠理论界自身是不能完成的。别林斯基的理论是和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屠格涅夫等作家的最新创作同时完成的，勃兰兑斯的理论是和整个19世纪欧洲文学一起建立的，巴赫金的理论离不开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那一代苏俄作家的研究，美国批评家埃德蒙·威尔逊的理论也与包括普鲁斯特在内的大量现代派作家的涌现有关。而现在，西方理论界怪论迭出，这与他们脱离创作界，长期关在校园里作茧自缚有关。为什么怪论往往出自文艺理论家之口？为什么有的文艺理论家有时会像“民科”（缺乏专业基础的“民间科学家”）那么自大而可笑？就因为他们成了无源之水——文艺理论的基础既不是教科书，也不是现成的理论教条，而是活生生的当下的创作。这对于我们来说，可以成为一种

借鉴、一种教训。

下面简单汇报一下我这几年在观察和评论儿童文学新作时的收获——

前几年，在研究青年作家汤汤的童话时，我发现，她的童话常有三个层次。一是表层，即生动的、充满童趣的、每每与众不同的叙述层；二是与现实对应的层面，即故事中的许多意象非常巧妙地让人感觉到自己也是熟悉这一切的，自己也与这奇异故事有关，这是她的童话让人觉得沉甸甸的关键之处；三是人生意味与生命价值的层面，即常能生发出一些与永恒价值相通的东西。而第二层的存在，使她作品充满现实感，但与张天翼、孙幼军等又很不同。那些前辈往往把现实生活事件直接搬进童话，但汤汤只给你一种相应的审美感受，也就是以审美的、童话的境界来对应现实，这种艺术效果更好。强烈的现实感是中国童话的一大特色，而汤汤的实践无疑是中国童话创作的重大突破。

在研究李秋沅、谢倩霓等人的新作时，我又发现了“质感”的重要。我提出：“文学中的质感，其实是由那些‘编不出来’的部分组成的。一部作品，从头读到尾，如全都是别人也能编出来的内容，那就是没有质感。能支撑起质感的，应是再聪明的脑袋也无法编造的，那只能是生活赐予的，是你生命中所偶遇的，是长期积累的独到发现和体验。纯文学的‘真生命’，就是由大量充满质感的文学体验聚合而成的。”

在研究青年作家顾抒的短篇幻想小说时，我发现，幻想类作品往往单薄，即使村上春树（他无疑是当世最优秀的幻想小说家）的成功之作，也让人觉得“有一种空空的感觉”。因为幻想再巧妙，终究是虚设的，不可能像托尔斯泰那样以真实密集的细节堆出人生的厚度。但幻想小说是现实和幻想的结合，要想不单薄，只有在现实这部分加重加厚；同时，在幻想中注入更多现实的底蕴。这正是顾抒最近一批新作成功的奥妙所在。

在研究动物小说的时候，我又发现，真正第一流的动物文学必须有一定的“纪实性”。尽管它也可以虚构，但不能用人的思维来虚构，必须展现真实的“动物生活”。

有个别青年作家以动物发展史的理论知识为依据，虚构从未见过的动物，我认为这其实就是“从概念出发”，这是不可能创作出好的文学作品的。由此，我对像黑鹤那样从“动物生活”出发的动物文学作家寄予极大的希望。

类似的理论发现还有很多，我在阅读和评论儿童文学新作中感受到了极大的创作活力，我有一种被幸福包围的感觉。我愿意和无数儿童文学作家共同成长，也希望有更多的研究者能投入到这创作与批评、创造与发现的实践中去！

刘绪源

应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之邀所作发言

草于2016年5月

| 目 录 |

· 上 编 ·

01	“我苦呵，我一直单干……”	003
02	张弘的童话特别在哪里	006
03	什么是习作，什么不是习作	011
04	什么是理论，什么不是理论	016
05	读《三重门》所想到的	021
06	美与绮丽	027
07	“从来才大人，面目不专一”	032
08	“纯文学”与“娜拉”	038
09	你写动物小说困难吗	043
10	童年的背景	049
11	儿童文学的神秘入口	054
12	童话哲学家	060
13	幾米与儿童文学	067
14	拿什么奉献给儿童	073
15	文学与不满	080

16	儿童文学的“轻”与“重”	086
17	为什么不感人了	093
18	日常生活的文学魅力	099
19	哈利·波特与汉姆莱脱	106
20	解剖幽默	113

·下编·

01	试说杨红樱畅销的秘密	121
02	波兹曼的失误与中国式的误读	128
03	极清浅而极深刻	135
04	创作，应是一种发现	140
05	像安徒生，还是像格林	146
06	怀念我们的80年代	153
07	“迪士尼”与“物种多样性”	160
08	一只鞋子的故事	165
09	非凡的马鸣加	169
10	什么是“廉价效果”	173
11	从与顾彬对话说起	177
12	多米诺骨牌的前端	181
13	学术美文传统不应丢弃	185
14	“似是而非”三题	190

15	取法乎上 ——试说《哈利·波特》的文学性	196
16	还有谁在从事宏观研究 ——兼谈“走出战争状态”	205
17	再当一回碎嘴婆	213
18	药·软饮料·水果	219
19	你能造出一棵树吗	222
20	俄罗斯馆启示录 ——也给“分级阅读”泼点冷水	225
21	童诗复兴线路图	228
22	激将	231
23	中国需要重新“发现儿童”	234
24	美，也需要深刻	237
25	“骋学”与“逞才”	240
26	儿童诗三题 ——读刘保法近作有感	244
27	从《蟋蟀》到《斗蛐蛐》 ——少年小说题材开拓思考之一	248
28	真实·典型·度 ——少年小说题材开拓思考之二	252
29	素材怎么变成文学 ——“薄荷香”启示录	256

30	给青年作家庞鸿的信	
	——直言我对《刘大凡和她的同学们》的不满	260
31	从四位作家，看什么是动物文学	
	——略谈西顿、沈石溪、袁博和黑鹤	264
32	也谈“泛儿童文学”	
	——读眉睫《丰子恺札记》有感	270
33	牧铃找到了自己	
	——兼论《恐龙岛》的体裁归属	274

·附编·

01	回到生活，回到文学，回到美	
	——近三四年原创儿童小说阅读笔记	281
02	儿童小说的早春天气	
	——近年部分作品之读与思	293
03	听一听儿童文学的脚步声	
	——2015年的回望和思考	306
04	却顾所来径，童稚满山林	
	——回望近五六年儿童文学发展	319
	小跋	331

上 编

PART 1

“

一部真正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它在成人文学中也应是上乘之作——事实上被划入儿童文学范围的世界名著，差不多都是这样的作品。

”

